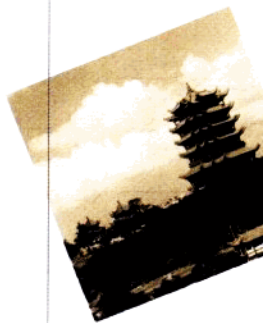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时期武汉文艺精品丛书

名誉总主编 / 韩忠学
总 主 编 / 叶金生
副总主编 / 万精华

戏剧卷 (下)

X
I
J
U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歌剧《启明星》剧照



话剧《同船过渡》剧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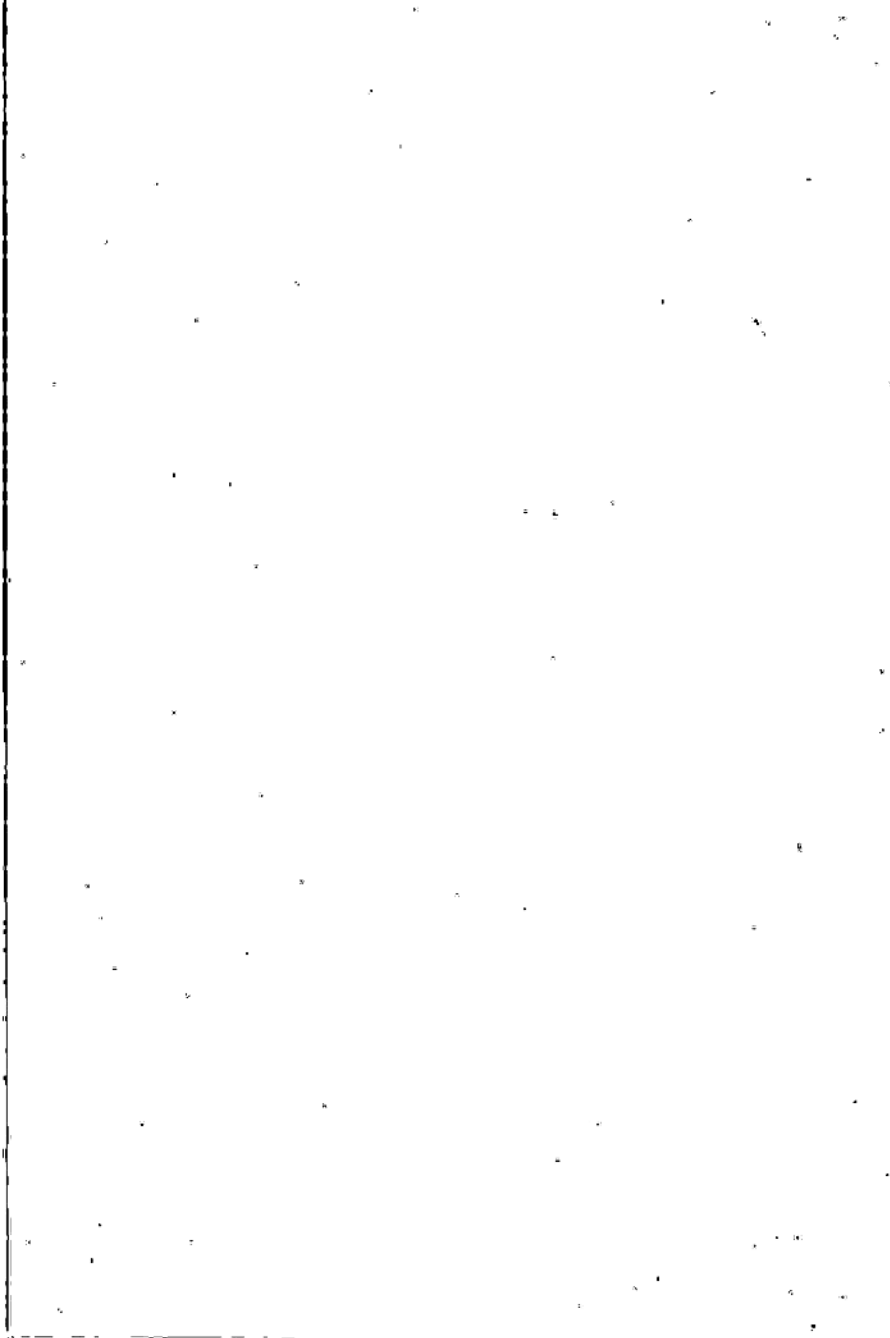


话剧《春夏秋冬》剧照



儿童剧《希望》剧照

歌 剧



启明星

(七场歌剧)

○编剧 王韦民

○作曲 李井然

人物 (以上场歌唱先后为序)

道尔青 男,九十岁,土尔扈特蒙古族最著名的歌手、医生、哲人。

道尔青在蒙语中有歌手之意。

阿 珠 女,十八岁,道尔青孙女,牧民。

齐齐格 女,廿二岁,道尔青孙媳,牧民。

齐齐格在蒙语中有花朵之意。

安德列 男,廿五岁,俄罗斯农民,沙皇士兵,后为普加乔夫起义战士。

杜丁大尉 男,四十岁,沙俄喀山总督派驻土尔扈特的联络官。

戈 桑 男,十九岁,土尔扈特蒙古台吉,渥巴锡可汗三弟。台吉是可汗的儿子,贵族的称号。

巴特尔 男,廿四岁,道尔青之孙,牧民。

巴特尔在蒙语中有勇士之意。

别里哥 男,廿六岁,土尔扈特蒙古台吉,渥巴锡可汗二弟,

别里哥在蒙语中有吉祥之意。

渥巴锡 男,廿七岁,土尔扈特蒙古可汗。

莫尔根 男,六十五岁,土尔扈特蒙古著名的喇嘛活佛。又担当扎里克——宣布和起草汗法令的职位。

莫尔根在蒙语中有贤者之意。

沙皇官吏 男,三十五岁,沙俄波将金公爵特使。

伯爵小姐 女,二十四岁,沙俄贵族,宫廷女官。

土尔扈特牧民群众若干

其他各族人民群众若干

序 曲

由一支配备有若干蒙古民族乐器(如马头琴、四胡、三弦、唢呐等)的管弦乐队演奏序曲。

序曲音乐结尾声中,马头琴声突出……少顷,大幕启……接第一场。

第 一 场

时间 一七七〇年,夏末,深夜

地点 伏尔加河下游,钦察草原

幕启 夜幕沉沉,远处有几点昏暗的火光,影绰地,显现出几排疏散的蒙古包。舞台上有一辆蒙古牛车,车上架有篷帐,车旁燃烧着一堆旺盛的篝火。齐齐格和阿珠与八位蒙古妇女,坐在篝火旁刺绣蒙古皮靴。篝火的另一边,靠车轮的地方,道尔青坐在铺着兽皮的木桩上,拉着马头琴,并用他的浑厚、深沉的男低音,轻声地吟唱着……

道尔青 (唱)

“启明星之歌”

九天里最灿烂的
是启明星的光亮
大地上最美好的
是启明星升起的地方
万里长流的黄河两岸
有我土尔扈特蒙古的故国
千刃青葱的不儿罕山
是我土尔扈特祖先的故乡
(过门……)

那里有
白银铸造的牛车
黄金搭成的帐房
珍珠似的炒米
彩云般的衣裳
那里的花朵最鲜艳
那里的泉水像蜜糖
哪一天我们跨上双翅的骏马
哪一天我们乘上七彩的凤凰
离开这苦难千重的草原
飞回到启明星升起的地方

[过门……阿珠曰：爷爷，在启明星升起的地方，有我们自己美好的故乡，为什么又到这远隔万里的钦察草原来呢？

……

邪恶的野心狂徒
挑起了兄弟部落的纷争
土尔扈特可汗

不愿刀箭蘸染亲人血浆
 一百五十年前的秋天
 带领着五万座土尔扈特的篷帐
 跋涉了万里荒原
 游牧到这里海之旁
 这里的土地无限宽广
 这里的水草无比肥壮
 土尔扈特的牧民要用辛勤的劳动
 在钦察草原上建造自己的天堂
 (过门……)
 美好的岁月,未能久长
 俄罗斯出现,凶恶沙皇
 从此灾难的乌云啊
 笼罩在钦察草原上
 (过门……)
 苦难的牧民啊
 把故乡怀念
 苦难的牧民啊
 把祖国向往
 苦难的牧民啊
 在异国的草原上
 用血泪滋润干涩的咽喉
 深情地把启明星之歌传唱

齐齐哈尔 爷爷,夜深了,睡吧。

道尔青 “三十年前睡不醒,三十年后睡不着”,爷爷今年九十岁,瞌睡早就睡完啦!(众人笑声)你们去睡吧。

阿 珠 我们不去睡……我们要给在外边的亲人们赶着缝皮靴呢!

〔音乐起……妇女们呈半月形围坐篝火旁……女声合唱“绣靴歌”。〕

(一)

晾好鹿皮打好钉
理好油线磨好针
轻绣帮儿重连底
底儿结实靴儿轻
(过门……)

(二)

会绣花的绣朵花
会绣云的绣朵云
聪明的姑娘灵巧的手
靴子上绣出颗情爱的心
(过门……)

阿 珠 (唱) 我绣大雁一排排
穿山越岭不分开
整整齐齐飞出去
威威武武飞回来

〔过门中，一妇女：“阿珠想念到故国熬茶礼佛的戈桑啦”。
众人笑谑阿珠……阿珠制止住众人，指向齐齐格……〕

齐齐格 (唱) 我绣大雁一排排
风吹雨淋不分开
整整齐齐飞出去
平平安安飞回来

〔过门中，一妇女：“齐齐格为在外边替沙皇打仗的亲人担心呢！”众人情绪一时变得低沉……〕

〔忽然，传来迷路者荒凉的呼唤声：“噢……”接着传来一声凄厉的马鸣……少顷安德列显现着极度的饥渴和疲

乏,步履艰难而局促地上……众妇女颇为惊恐……

安德列 (口干舌燥地咽下一口口水)bogà(水)。

阿 珠 俄国人!

[妇女们更加戒备地围聚到道尔青身旁……安德列趑趄地走向道尔青……

安德列 (艰难地)bogà(水)——

道尔青 (用手抚摸着安德列)是俄国人!也是穷人!

[妇女们情绪略现缓和,阿珠倒奶茶递给安德列。

安德列 (一饮而尽,还碗时发现妇女们手中刺绣的皮靴)啊!——土尔扈特!

阿 珠 (惊异地注视着安德列脚上的皮靴)齐齐格姐姐,这不是你给巴特尔哥哥绣的那双大雁靴吗?!

安德列 (激动地站起来)齐齐格……巴特尔……巴特尔……齐齐格……齐齐格……

[众妇女惊异地议论起来,安德列昏眩欲倒,齐齐格扶他坐下,阿珠又送上一碗羊汤,妇女们围聚到安德列的身旁,十分关注地……

[音乐起,安德列放下木碗……

安德列 (唱) 离群的大雁,失去了队行

草原的夜雾,迷蒙了方向

长夜的歌声,像亲人召唤

引导我疲乏的双翅

向着这温暖的篝火飞翔

(过门……)

你们捧给我这香甜的奶茶和羊汤

我带给你们的却是噩耗和悲伤

诚实是友谊的灵魂——

我只能把真情来讲:

(过门……)

我与土尔扈特的兄弟们
同编入女皇的黑海舰队
巴特尔和我住在
战舰的一所舰舱
皮鞭下,我们一起受过官长的毒打
炮火里,我们一起把鲜血流淌
禁闭室,我们一起度过那难眠之夜
苦闷中,我们一起向青天发问端详:
为什么我们要远离故土和亲人
把生命埋葬在这陌生的海洋?

(过门……)

月光下,我们细读着母亲病危的来信
黎明前,我们分手在偷渡的小舢板上
他送我这双心爱的大雁皮靴
希望我如飞地返回母亲身旁

(过门……)

报警的枪声,代替了临别的祝福
猛烈的炮火,震撼着雅尔塔海港
硝烟中,我再不见巴特尔的舢板
火光里,我们的战舰却在海水中覆亡

[妇女们震惊而悲伤地,纷纷奔告自己的亲人下……阿珠、齐齐格扑向脱利齐的怀抱……

道尔青 (爱抚着她们)土尔扈特人从来不用眼泪和悲伤接待自己的朋友——快去用燕麦喂饱客人的走马,我要亲手铺好狼皮和毡毯,让俄罗斯安达恢复了气力,带着羔羊和奶酒上路……(阿珠欲下)

安德列 老爷爷,谢谢你们!只是我一刻也不能逗留,我要飞马追

回我迷路丢失的时间,以免亲人们焦急地把我等候。

道尔青 是病危的母亲等候心爱的儿子吧?

安德列 我亲爱的母亲已经安息在俄罗斯的泥土下,我要寻找的是另一个母亲——那就是俄罗斯母亲……(安德列轻声而有力地唱起“拉辛之歌”的曲调)

道尔青 (紧握住安德列的手)普加乔夫!

安德列 (更紧握住手)普加乔夫!

道尔青 就是在伏尔加号召穷人反对沙皇的普加乔夫?

安德列 对!就是他!(从胸前掏出一张新的沙皇征兵布告,递给道尔青)

道尔青 (接过“布告”)沙皇又要征兵啦!

安德列 为沙皇的侵略卖命,是耻辱的灭亡!

道尔青 跟普加乔夫去反对沙皇,是光荣的生存!

安德列 (激动地拥抱道尔青)说得对啊!老爷爷!

[齐齐哈尔、阿珠送羔羊、奶酒和燕麦……

道尔青 带上喂养走马的精饲。带上充饥解渴的羔羊和奶酒。带上土尔扈特牧民的友谊。你去吧!佛爷喇嘛定会将你保佑。

安德列 (深情地)老爷爷再见!朋友们再见!

[安德列背上食物下……马嘶声……马蹄远去……

齐齐哈尔 (忍不住悲泣)巴特尔……
阿 珠 哥 哥

道尔青 哭吧!哭吧!

齐齐哈尔 (扑向爷爷)爷爷……(悲泣)
阿 珠

道尔青 (爱抚她们)好孩子们,哭吧!放声哭吧!
[音乐起……

齐齐哈尔 (唱)百灵鸟飞了

草原上就没有欢乐的歌唱

金太阳落了

大地上就没有温暖和光亮

失去了巴特尔

齐齐格像一只失群的孤雁

我的心里只有绝望和悲伤

(过门……)

双双送给亲人的皮靴

绣上那飞翔的大雁一行

针针绣上那情爱的心

巴特尔穿上就像雄鹰展开翅膀

我曾眺望草原的远方

数着那飞来的大雁一行行

蓝天上飘过了朵朵的白云

我最亲爱的人啊还没有回到故乡

(过门……)

如今啊

皮靴绣成无处送,不幸的消息呵

却像那绣花的针,深深地刺在我心上……

[过门中齐齐格、阿珠悲痛地拥抱一起……]

齐齐格
阿 珠

(二重唱)

呵!

土尔扈特优秀的儿子

钦察草原矫健的雄鹰

巴特尔啊巴特尔

我的亲人……

呵！

〔音乐声渐弱……出现骆驼队清晰的铃声……牧民妇女们，扶老携幼，三五成群地上……骆驼队越近，驼铃越响，音乐声越强……众人合唱：〕

呵！

普天下最贪婪的豺狼

是沙皇！是沙皇！

抢走了我们无数的毡毯篷帐

吞噬了我们无数的驼马牛羊

（在合唱中杜丁大尉，手执皮鞭上）

还我的毡毯

还我的篷帐

还我的驼马

还我的牛羊

呵！

杜 丁 （以皮鞭抽打牧民妇女）臭娘们！滚开！

〔骆驼队铃声渐远，驼铃渐弱……〕

杜 丁 （至火旁）呵！好香的奶茶……

道尔青 土尔扈特人的奶茶是招待客人的！

〔阿珠悻悻地拿走奶茶……〕

杜 丁 呵！还有羊汤……

道尔青 土尔扈特人的羊汤是款待朋友的！

〔阿珠又拿走羊汤……〕

杜 丁 我在你们土尔扈特做了三年女皇陛下的联络官，是你们最忠诚的朋友，你们今天用什么接待我呢？

道尔青 按照土尔扈特人的习惯，接待最忠诚的盟友，我们喝血酒。

杜 丁 呵——血酒！